

一、傾城之笑

周芬伶

她真是一個愛笑的女孩。笑的時候，眼睛眯成上弦月，嘴巴彎成下弦月，臉龐則是一團滿月。常常因為笑得太激烈，從椅子上傾倒下地，還嫌笑氣不散，兩腳更要踢上幾番，總要好幾分鐘才完成一笑。

好長的一笑啊！看得人直要斷氣。怪不得她形容見我時：「嚇死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憂鬱的人，好像從古書裡走出來的怨婦。」愛笑的她，表情特別豐富，尤其喜歡模仿別人，學白光唱情歌，學周璇唱小調。光看她眉飛色動，小指勾來勾去，便要噴飯，她又愛學我憂鬱的表情，兩眉緊鎖，眼神飄忽，嘴巴往下撇，笑得我直叫「不行了」。

我從不知道在別人眼中是這樣不堪，這樣的人我也不喜歡啊，只好辯解：「我也常笑，也喜歡笑！」她說：「不！那不是真正的笑，只笑一半不算笑，這就是為什麼很少人笑起來是真正好看的。以前，我一笑，人家都說我眼睛斜嘴巴歪，笑得不好啦，好的笑容是需要練習的。」

說完，她又展開一個一百分之笑容。比起她的笑，的確很多人都及格。笑到一百分的確是個大成就。首先得有樂觀開朗的個性為基礎，細察她的個性，碰到挫折甚少發愁，依舊哼著歌開車四處兜風；生氣的時候，罵人是一長串成語「四字經」，才三分鐘弄得詞窮自己先笑了。還得有幽默的天分，她的幽默哲學是：「多取笑自己，少取笑別人，最好笑的是看自己出糗，看別人一本正經。」的確，連自己都可笑，天下還有什麼不可笑？這是笑的第二境界。

笑的最高境界是心中存有美麗的永恆的笑容典範。她說她腦子裡存有兩種最美麗的笑容：一個是蒙娜麗莎的微笑，一個是電影「似曾相識」中女主角的驚笑。這兩種笑容不斷在她的腦海裡交替，時而微笑，時而驚笑，在笑裡與美麗永恆的心相逢，不正是笑的至深至樂嗎？

太難了，我不認為自己能做到。一直到有一天我們到波士頓，我們腳步越來越慢越來越沉，這裡的人沒有一個在笑，在偉大的建築物面前，我們顯得太渺小了。

這時傳來一陣鴿子的笑聲，牠笑得好狂，「哇哈哈哈哈哈」，這笑聲太像人的笑聲，令我們驚慌失措。我們互看了一眼大笑起來，人不會笑，鴿子笑得倒像人，而且笑得那麼睥睨塵下，驚天震地！「一笑傾人城」這句話，這不是人發明的嗎？人類卻忘了如何笑。

我們就在經典宏偉的建築上，練習鴿子的笑聲——哇哈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哈！我終於懂得如何笑了。

二、童心與童畫

林清玄

一個小學三年級的男生在美勞課上畫了一張圖。

這次老師讓他們自己選題目，所以，他先畫了一張大桌子，旁邊擺了四張椅子，桌上有四副碗筷，還有好幾碟菜，有魚、有肉，還有一些圓圓的豆子，都還冒著熱氣。

老師在行間慢慢地巡視，每走過一次這個男孩的身旁，畫面上就新添了一些東西：媽媽站在桌旁了，手裡還捧著一大碗湯。再過來，爸爸在門口出現了，提著個很大的公事包，旁邊有兩個小孩子舉著雙手，大概是歡迎爸爸下班回家的意思。最後，男孩在飯桌的上方畫了一個很大的燈，燈周圍還畫了很多條表示發光的線條。

老師站在他身旁微笑端詳，想著這孩子真是有個和樂的家庭，那ㄟ樣滿滿一室的溫馨都從他筆下自然地流露出來了。

但是，這個時候，男孩不知道從哪裡摸出一根又粗又圓的黑蠟筆，從畫的上方開始，一筆一筆地塗了起來，塗上一層厚厚的黑色，又用力又嚴密地，把剛才用心畫出來的甜蜜與溫馨的畫面完全遮蓋住了。

老師不禁一驚，發生了什麼事？這孩子心裡有些什麼偏差了？他不禁大聲地問了出來：「為什麼？為什麼要塗掉？」

孩子抬起紅紅的小臉向老師一笑：「停電了啊！」

唉呀！可不是嗎？從孩子頑皮的笑容裡可以看出他的快樂與得意！可不是嗎？有什麼能比這樣畫畫還痛快的事呢？在他的小小世界裡，他做了一次絕對的主宰，把實際生活裡停電所帶給他的特殊經驗重新經歷了一次。在已經完全被塗黑塗髒了的畫紙上，藏著只有他自己才能體會出來的快樂和祕密，所以，在他的小臉上，才有著那麼頑皮與得意的笑容。

一直很喜歡這個聽來的故事，講述給我聽的就是那位老師。我也常會轉述給我的學生聽，而每一次，我們所有在場的人都能夠完全了解那個小孩子的快樂，也因此都能夠分享他把畫面塗黑了之後那種興奮與得意。

當然，我並不是要每個小孩都把畫塗黑塗髒，我也不是要老師對孩子完全不加以指導。我只是認為：美術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在心靈的陶冶，孩子在繪畫的過程裡得到一種專注與表現的快樂。所以，希望孩子畫一張好畫或者指導孩子畫一張好畫都只是教育上的一種手段而已，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

三、小小旅行家

林煥彰

一位旅行家，身子圓滾滾的，像個大旅行袋，一跳一跳的，沿著小院的紅磚小徑，對著我來了。

是一隻小麻雀，剛剛說過，牠不是用走的，而是用跳的。會以跳代走的動物，大都是很可愛的。像青蛙，有誰不喜歡呢？蛤蟆雖然一身疣，動作慢吞吞，我卻獨喜牠的老實敦厚相。至於蝨斯、蝗蟲等昆蟲的蹦躍特技，簡直像神話般美麗；就算是人，到了七老八十了，走路時興致一來，便跳他兩、三步，一定會使自己年輕許多，若有老伴同行，也必哈哈大笑個不停。

這位小旅行家，可不管我的胡思亂想，三跳兩跳，歪到小徑邊緣了。我真擔心，再過去就是玉蔥花了，雖然尚未開花，但那綿密的針葉構成的綠牆，比小麻雀高出好幾倍呢！沒想到，牠雙翅一展，便輕輕鬆鬆的飛過綠牆，降在草坪上的一塊枯樹頭上！麻雀竟也能飛？看牠跳了好一會兒的我，竟然忘了牠是能飛的族群，兀自失笑起來。

枯樹頭有什麼好玩呢？小麻雀偏偏頭，又跳到樹頭頂端的一朵菌上去。

菌的形狀很柔美，也非常平坦光滑，像一個精美的台座，小麻雀站上去，宛如一尊雕塑精品呢！她左顧右盼，有幾分得意的樣子。可是榮耀似乎不太吸引牠，不到半分鐘，便飛降到草坪間一塊古老的大紅磚上。這塊磚，是早期建築用的材料，比現在的磚大四、五倍，早已沒人製造了，友人送了幾塊，我們一直當作寶貝，且鋪在草坪上，當作通往石椅的便道，莫非麻雀有知，也加以垂顧嗎？

牠在大紅磚上轉了一圈，跳到草坪上了，不知是否地勢的關係，嚇！偌大的頭竟然高出草皮上，像隻小恐龍，沒想到小麻雀竟也有顯得如此巨大的時候，只是頭還不時晃動，顯得稚氣未脫罷了。忽然扭下身子，立即往我筆直飛來，難道要來交我這個朋友嗎？哦！不是！大概由於紗窗的阻隔，牠根本沒看到我，才臨窗前的棟樹，一個大轉身，便彎到旁邊的馬拉巴栗葉上。

大概葉子太滑，或停落的角度不對，向下溜了一下，拍拍身子，換根瘦枝，停了一會，晃晃頭，似乎在想著，窗子裡怎麼有個大東西老盯著牠呢？覺得沒趣，將翅膀張到極限，一瞬間，沒入小院前的樹林裡了。

前後大概十分鐘吧？想一想，這竟是我有生以來，對單一麻雀注視最久的時刻呢！我覺得好像獲得一串稀世珍寶，很歡喜，很滿意的兜入胸懷。

四、龍眼樹

陳煌

不生龍眼的龍眼樹也會長大。

小時候，家裡後院種了一棵龍眼樹，大概是沒施肥、沒細心照顧，或者是種植的土地面積過於狹窄的關係，一直生不出龍眼來。

我曾期盼它能結出果實，但是它祇是努力茁壯長大，並且長出茂密的葉子。父親也找不出真正的原因，我站在樹蔭下，等它開花，有時也爬上樹頭，希望找到一些開花結果跡象，但是沒有用。

秋冬到了，龍眼樹下掉滿了葉子，同時也發覺它有衰敗的樣子。即使我天天提著水桶在它身上灑水，似乎也無法改變大自然遞換的原則。

我將此事一再告訴父親，父親也表示無能為力。為此，我決定把樹上危危欲墜的枯葉搖下來，也許它能重獲生機。

事實上，一切都是枉然的。龍眼樹的樹身開始剝裂，成群的螞蟻爬滿枝葉，我越掃枯葉落得越多。每次，把一堆一堆的蜷縮乾枯的葉子拿到外面去倒時，小小的心靈裡，居然也有一絲莫名的傷感。但是，龍眼樹在我眼中，依然挺立孤傲。

後來，它曾奇蹟般地長出幾處新芽，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但接著又很快枯萎、掉落了。家裡的人說，新芽是給螞蟻吃掉了。我不知道是否這樣，但我注意到一群螞蟻爬在它身上，四處鑽動著。葉子再落地時，我已離開家。

離開家後，我又聽說龍眼樹還曾重生過，最末就再也沒有它的消息。直到我有次回家，才發現龍眼樹不知何時消失，原來它枯死後被砍下來了。我沒見到最後一眼它伸向天空，高舉著的手勢，但我記得清楚，它曾經是那麼強壯過、昂然過，留在我心中的是一片濃濃的樹蔭。

沒有開花，沒有結果，想起有些人就像龍眼樹一樣，沒有結過甜甜的果子，就匆匆過了一生了。

五、靜夜良伴

琦 君

夜深倚枕閱讀，鼻子尖上忽覺癢酥酥的，垂下眼睛一看，原來是一隻比芝麻還細的小飛蟲，停在「山頂」上休息。這時，我只要伸出一個指頭一抹，牠就馬上粉身碎骨，成為一小點灰土，再用嘴一吹，它就化為烏有了。聽不到牠一聲悲慘的喊叫，看不到牠一絲痛苦的掙扎。在這微弱的小飛蟲之前，我真的是這般偉大，足以自豪嗎？但我心頭卻只有惶惑與淒然，想想自己這幾天裡，左腳輕微扭傷，舉步艱難，就感到十分的無依無助。日前切菜不慎傷了手指，血流如注，痛徹肺肝，心中驚恐萬狀。造物主賦予我們的生命是堅韌的，卻也是脆弱的。讓你在安全中享受生之喜悅，也讓你在危難中作痛苦的掙扎。你縱有無比的勇氣、智慧、毅力，可是在生死關頭，卻是一點不由得你自己作主。如今，我卻要去毀滅一個毫無敵意，也毫無抵抗力的小生命，我真為自己的殘忍感到羞恥呢！

我一直這麼想著，看小蟲慢慢地由鼻子尖爬到嘴唇邊，我輕輕把手背伸過去，牠絲毫不驚嚇，順理成章地爬上我的手背。我仔細地看牠。原來那麼細微的一粒小蟲，竟長得非常端正、秀氣。頭上兩根秋毫似的觸鬚，不時擺動著，小腳在交換搓動，薄得幾乎看不見的兩片翅膀微微張開又合攏，牠是在這一片廣闊的平原上無憂無慮地漫步呢！溫暖的燈光照著牠，在牠一定有如春陽普照吧。看牠這麼的自在快樂，懵然不知死亡可隨時來臨，我，怎忍心不給牠一分安全感呢？不，我並沒資格給牠安全感，如同我並沒資格奪取牠的生命一樣，牠原當有牠生存的權利的。好像是日本的一茶和尚的詩：「不要打牠，蒼蠅正在搓著牠的手、牠的腳呢！」生命是多麼美妙與莊嚴啊！

我呆呆地望著小蟲，牠不時飛起，又不時停下。停在我的手臂上、書上、搖動的筆桿上，透明的小翅膀有時抖動一下，是在伸懶腰吧，我不由得笑了。

我忽然覺得在這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與小飛蟲，形體上雖是一大一小，生存在同一時間與空間之中，呼吸著同一種空氣，在造物主眼中，都只是朝菌蟪蛄般的渺小。牠雖默然無聲，我們卻脈脈相對，但我似乎感覺得出來，牠把我當作朋友，或者當作是一座山也說不定。總之，牠是愜意極了。於是我傻傻地低聲對牠說：「我疲倦了，要關燈休息囉，明天再見。」牠也似傻傻地聽著。關燈以後，牠就沒再來驚擾我。